

乡村的年

□ 姚秦川

准确地说，在乡下，从腊月二十三日的“小年”那天起，就正式拉开了过大年的帷幕。

此时，不管你身居乡下的哪个地方，是在新盖的两层楼房里，还是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，远远就可听见从什么地方传来的锣鼓声，欢快，闹腾，热烈，震天响。间或，夹杂有高昂婉转的唢呐声，清脆的鞭炮声，孩子们的欢叫声。乡村的年，就在这种奔腾喧闹声中，进入了自己的角色。

我的家在渭河边上。我们那里的年，和许多个乡村的年一样，也是从腊月月中下旬就开始了。不知何时，村里的大锣鼓早已被人抬出来了，喜欢扭秧歌的婆姨们也早早换上了五颜六色的服装，有红的、绿的、粉的，似若花朵，艳赛桃花。

很快，锣鼓敲起来了，秧歌扭起来了。人人脸上挂着笑容，说着开心的话，聊着闲散的事。孩子们此时最快乐了，大的小的都放了寒假，跑着叫着打闹着，不像平日里，难得一见孩子们的笑声。

在我们村，有专门负责锣鼓秧歌队的队长。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队长，在过年那段时间里，所有的拜年和表演事宜，全由队长一人负责。而每个人的腰包，都要仰仗队长那张能说会道的嘴。

转眼，就到年根下。家家户户在大门上贴对联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父亲在世时，我会和父亲一起贴上火红的对联。有时，为了对联里内容的深浅，父亲还会和我争讨几声。待对联贴好后，下一步就是在大门的屋檐下挂上火红的灯笼，灯笼越大越好。

当然，灯笼并不是每家都挂的。在我们那里，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娶了媳妇的人家才挂。灯笼是娘家人送来的，寓意不言自明，挂灯笼照舅。

此时，最忙碌的却要数家里的那些女人了。她们统一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并且全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：蒸馍。在我们村的习俗里，腊月二十九三十那两天，每家每户都要蒸馍，少则二三锅，多则五六锅。

很快，天就麻麻黑了。这时，村里之前演练很久的锣鼓声就会适时地响起，他们开始了每家每户的拜年活动。每到一家，主人为讨个吉利，或两包烟，或几十块钱零钱。没有人在乎这些，大过年的，谁不想讨个吉利，添个彩头呢？

一带小屁孩跟在锣鼓队的后面疯跑，遇到有主人送给的糖瓜子之类的东西，带队的队长总会慷慨地全部散给孩子们，引来一片欢呼声。

在我们家，大年三十给长辈拜年，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先是去了二叔家，给二叔拜年。然后回来，再给父母拜年。象征性的，父母会将压岁钱塞进女儿的口袋里，女儿也总会乖巧地祝爷爷奶奶长命百岁。

之后，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，看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。说说笑笑，气氛热烈。在我们那里，包的饺子一般都会等到大年初一才吃，图的就是开门团圆。

此时，小小的山村早已被震天响的鞭炮声掩盖住了，家家户户灯火通明。孩子们第二天要穿的新衣服，父母早已准备好，放在炕头上了；同样第二天要招待村里客人的烟酒，也早已拿出来，摆在桌上。屋里屋外，被红的灯笼红的鞭炮红的对联包裹着，瞧着喜庆，看着欢心。

乡村里的年，就在这浓浓的夜色中，正式拉开帷幕，变得更加热烈，更加让人难以忘怀了。

年是一个温柔小站

□ 马亚伟

一直觉得，“生命是一趟旅程”的说法极为贴切。年年岁岁，我们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。年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温柔小站，温情贴心，充满轻松。小憩的欢欣，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生命愉悦。

我老家的父母和乡邻，每天都在土地上不知疲倦地劳作着。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努力打拼。他们没有礼拜天，没有节假日，他们的脚步匆忙如飞，我几乎没见过他们休息。可腊八一过，他们个个都悠闲起来，赶赶大集，买买年货，凑凑热闹，欢欢喜喜迎接新的一年。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前所未有的奢侈起来，买回大堆大堆的年货，奢侈得那么心安理得。他们乐呵呵地说着“过年嘛！”年是他们唯一的节假日，是对他们终年劳作的奖赏。一年中，他们付出了太多的辛劳，都是为了过一个好年。行走在乡村，你会被浓浓的年味儿吸引，蒸年糕，杀年猪，他们欢天喜地，享受着年的温馨。

出门在外的游子，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异乡的天空下打拼。每年过年，他们都会急着赶回家。有人说，中国春运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爱的迁徙。人们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小站——年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年的召唤牵动每个人的心，年让游子们回归。游子们一寸一寸丈量着回家的路，用思念丈量，用深情丈量，直到抵达年的温柔小站。回家过年，过年回家，歇一歇满身满心的疲惫，看一看久违的老屋，走一走故乡的小路，听一听熟悉的乡音……到家了，飘着的心一下就踏实了。



灯笼



扭秧歌

迎接春天

冬的寒意仍存
田野里积雪依旧
但挡不住春天那如花的笑脸
春天她
淑女般款款而来
让寒风变得轻柔
让朋友多了问候
我们期盼春的温暖

迎着春的拍子
写春联贴对联
做春卷蒸年糕
包饺子煮元宵
我们扭起秧歌跳起舞
扎起灯笼挂起来
炽热的期盼或祝福
是给春天最好的礼物



舞龙



做灯笼



花糕



扎灯笼



做花糕



展示花糕

刁军杰 任寒霜 李海波 摄